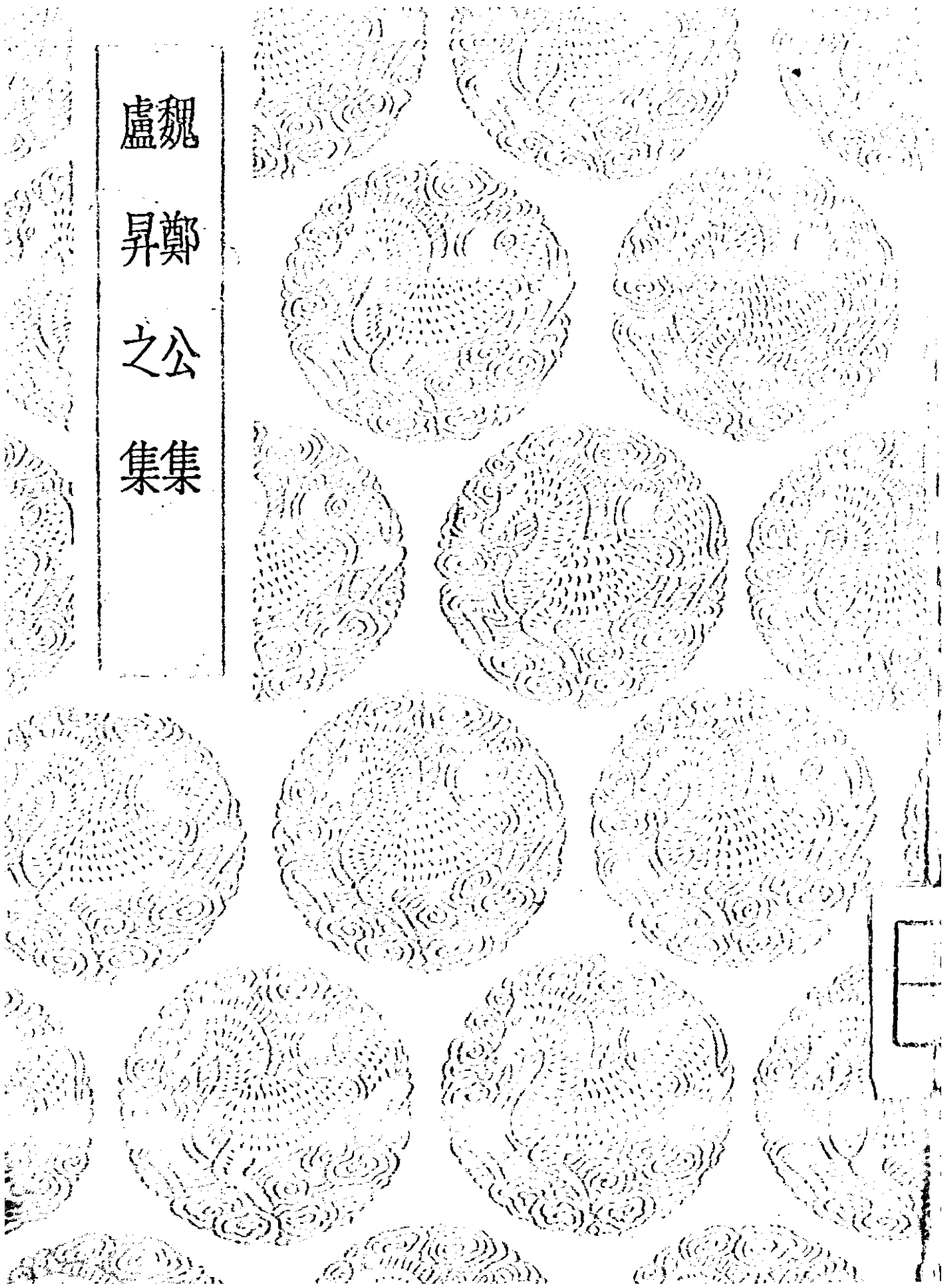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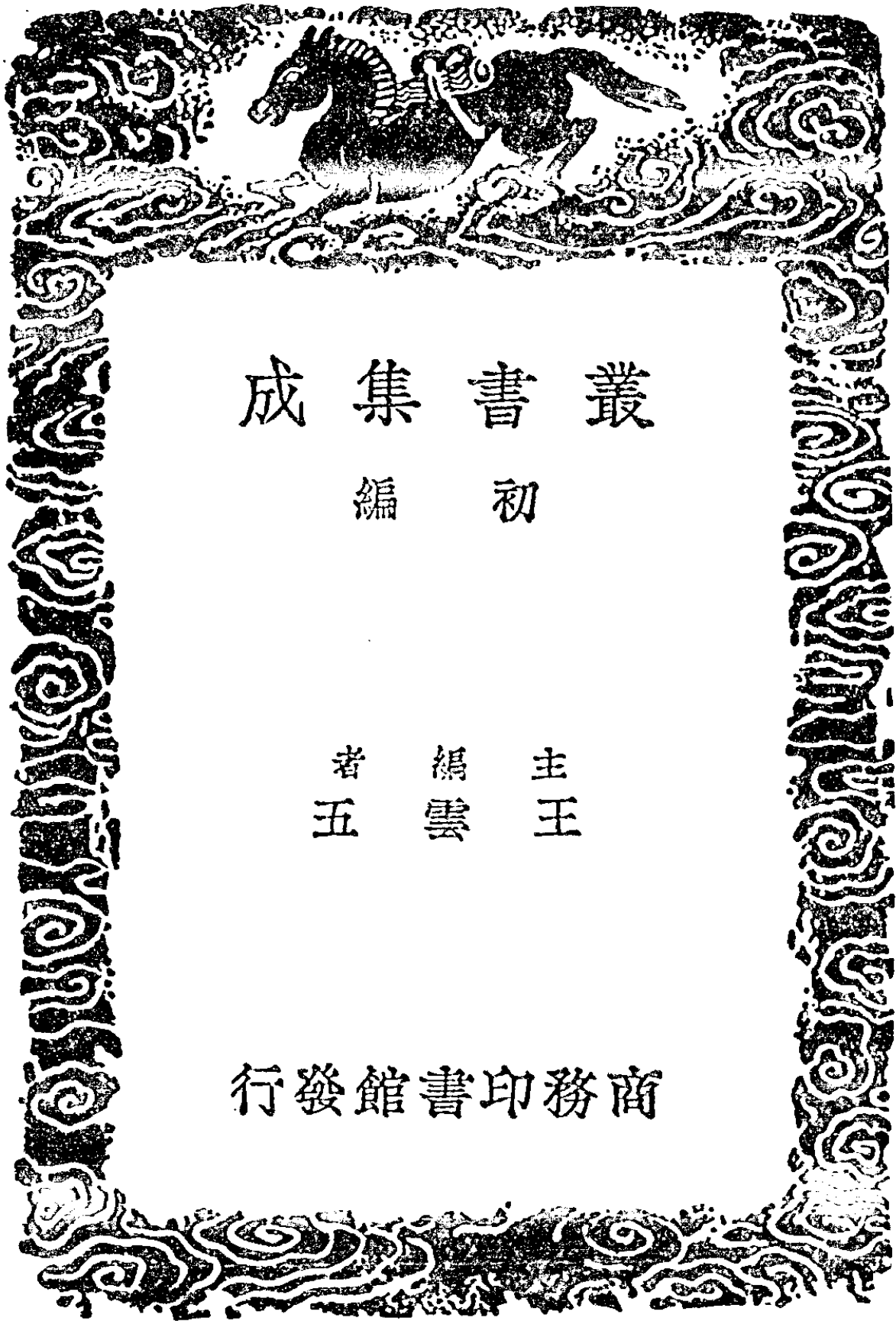


盧魏
昇鄭
之公
集集





成集書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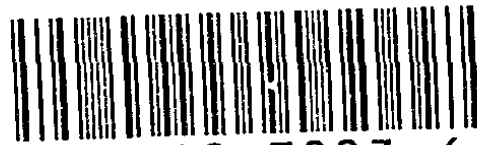
編初

者編主
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集 公 鄭 魏



3 0649 7823 6

著 徵 魏

魏鄭公集

本館據畿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魏鄭公文集目錄

卷一

論時政疏

第二疏

第三疏

第四疏

韋宏質妄議宰相疏

論君子小人疏

論御臣之術

論治道疏

理獄聽諫疏

十漸疏

卷二

請陪送葬建成元吉表

魏鄭公文集 目錄

083
1124
2:1844

51648

明堂議

朝臣被推劾期以上親不宜停侍衛入內議

嫂叔舅服議

象古建侯未可議

賞舊左右議

卷三

羣書治要序

諸王善惡錄序

與徐世勣書

爲李密檄滎陽守郇王慶文

砥柱山銘

九成宮醴泉碑銘

唐故邢國公李密墓誌銘

道觀內柏樹賦

魏鄭公詩集目錄

五郊樂章

黃帝宮音

肅和

雍和

舒和

青帝角音

肅和

雍和

赤帝徵音

肅和

雍和

舒和

白帝商音

魏鄭公詩集

目錄

肅和

雍和

舒和

黑帝羽音

肅和

雍和

舒和

享太廟樂章

永和

肅和

雍和

長發舞

大基舞

大成舞

大明舞

壽和

舒和

雍和

永和

賦西漢

暮秋言懷

述懷

奉和正日臨朝應詔

魏鄭公文集卷一

論時政疏

唐 鉅鹿魏

臣觀自古受圖膺運。繼體守文。控御英傑。南面臨下。皆欲配厚德於天地。齊高明於日月。本末百代。傳祀無窮。然而克終者鮮。敗亡相繼。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鑒不遠。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統一寰宇。甲兵強盛。三十餘年。風行萬里。威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爲他人所有。彼煬帝豈惡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長久。故行桀紂以就滅亡哉。蓋恃其富強。不虞後患。驅天下以從欲。罄萬物以自奉。採域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宮宇是飾。臺榭是崇。徭役無時。干戈不戢。外示威重。內多隘忌。讒邪者必遂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人不堪命。率土分析。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手。子孫殄滅。爲天下之笑。深可痛矣。聖哲乘機。拯其危溺。八柱傾而復正。四維絕而更張。遠肅邇安。不踰於朞月。勝殘去殺。無待於百年。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珍奇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盡侍於側矣。四海九州。盡爲臣妾矣。若能覽彼之所以亡。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雖休勿休。焚鹿臺之寶衣。毀阿房之廣殿。懼危亡於峻宇。思安處於卑宮。則神化潛通。無爲而理。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毀。卽仍其舊。除其不急。損之又損。雜茅茨於桂棟。參玉砌於土階。悅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勞。億兆悅以子來。羣生仰而遂性。德之次

也。若惟聖罔念，不慎厥終，忘締構之艱難，謂天命之可恃，忽榘榘之恭儉，追雕牆之侈靡，因其基以崇之，增其舊而飾之，觸類而長，不思止足，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爲下矣。譬如負薪救火，揚湯止沸，以暴易亂，與亂同道，莫可則也。後嗣何觀？夫事無可觀，則人怨神怒；人怨神怒，則災害必生；災害既生，則禍亂必作。禍亂既作，而能以身名令終者，鮮矣。順天革命之後，一作將隆七百之祚，貽厥孫謀，傳之萬世，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第二疏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望國之治，雖在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其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吳越爲一體，傲物則骨肉爲行路，雖董之以嚴刑，震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以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爲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

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宏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爭馳。君臣無事。可以盡遊豫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爲之大道哉。

第三疏

臣聞書曰。明德慎罰。惟刑之恤哉。禮云。爲上易事。爲下易知。則刑不煩。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夫上易事。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上播忠厚之誠。下竭股肱之力。然後太平之基不墜。康哉之詠斯隆。當今道被華夷。功高宇宙。無思不服。無遠不臻。然言尙於簡文。志在於明察。刑賞之用。有所未盡矣。夫刑賞之本。在乎揚善而懲惡。帝王之所以與天下爲畫一。不以親疏貴賤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未必盡然。或屈伸在乎好惡。輕重由乎喜怒。遇喜則矜其情於法中。逢怒則求其罪於事外。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癥痕。癥痕可求。則刑斯濫矣。羽毛可出。則賞斯謬矣。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夫暇豫清談。皆敦尙於孔老。威怒所至。則取法於申韓。直道而行。非無三黜。危人自安。蓋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宏。刻薄之風尙扇。夫上風旣扇。則下生百端。人競趨時。憲章不一。稽之王度。實虧君道。昔州黎上下。其手楚國之法。遂差。張湯輕重其心。漢朝之刑以弊。以人臣之頗僻。猶莫能申其欺罔。況人君之高下。將何以措其手足。以叡聖之聰明。無幽微而不燭。豈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恤刑爲念。樂其所樂。

遂忘先笑之變。禍福相倚。吉凶同域。惟人所召。安可不思。頃者責罰稍多。威怒微厲。或以供帳不贍。或以營作差遣。或以物不稱心。或以人不從欲。皆非致理之所急。實乃驕奢之攸漸。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致。富不與奢期。而奢自來。非徒語也。且我之所代。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源。聖明之所臨照。以隋氏之府藏。譬今日之資儲。以隋氏之甲兵。況當今之士馬。以隋氏之戶口。校今時之百姓。度長比大。曾何等級。然隋氏以富強而喪敗。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寧。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也。非微而難察也。然鮮蹈平易之途。多遵覆車之轍。何哉。在於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亂。自謂必無亂。隋氏之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屢動。徭役不息。至於將加戮辱。竟未悟其滅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夫鑒形之美惡。必就於止水。鑒國之安危。必取於亡國。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臣願當今之動靜。必思隋氏以爲殷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則安矣。思其所以亂則治矣。思其所以亡則存矣。知存亡之所在。節嗜欲以從人。省改遊之娛。息靡麗之作。罷不急之務。慎偏聽之怒。近忠厚。遠佞倖。杜悅耳之邪說。甘苦口之忠言。去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採堯舜之誹謗。追禹湯之罪己。惜十家之產。順百姓之心。近取諸身。恕以待物。思勞謙以受益。不自滿以招損。有動則庶類以和。出言則千里斯應。超上德於前載。樹風聲於後昆。聖哲之宏規。帝王之盛業。能事斯畢。在乎慎守而已。夫守之則易。取之實難。既能得其所以難。豈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則驕奢淫佚動之也。慎終如始。可不勉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

保誠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減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若能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

第四疏

臣聞爲國之基。必資於德禮。君之所保。惟在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行則遠人斯格。然則德禮誠信。國之大綱。在於父子君臣。不可斯須而廢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無誠之令。爲上則敗德。爲下則危身。雖在顛沛之中。君子之所不爲也。自王道休明。十有餘載。威加海外。萬國來庭。倉廩日積。土地日廣。然而道德未益厚。仁義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盡於誠信。雖有善始之勤。未覩克終之美。故也。其所由來者。漸非一朝一夕之故。昔貞觀之始。聞善若驚。旣五六年間。猶悅以從諫。自茲厥後。漸惡直言。雖或勉強。時有所容。非復曩時之豁如也。謔諤之士。稍避龍鱗。便佞之徒。肆其巧辯。謂同心者爲朋黨。謂告訐者爲至公。謂強直者爲擅權。謂忠讜者爲誹謗。謂之爲朋黨。雖忠信而可疑。謂之爲至公。雖矯僞而無咎。強直者畏擅權之議。忠讜者慮誹謗之尤。至於竊金生疑。投杼致惑。正人不得盡其言。大臣莫能與之爭。熒惑視聽。鬱閼大猷。妨化損德。其在茲乎。故孔子之惡利口之覆邦家。蓋爲此也。且君子小人。貌同心異。君子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臨難不苟。殺身以成仁。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惟利之所在。危人以自安。夫苟在危人。則何所不至。今將求致治。必委之於君子。

事有得失。或訪之於小人。其待君子也。則敬而疏。遇小人也。必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疏則情不上通。是則毀譽在於小人。刑罰加於君子。實興喪所在。亦安危所繫。安可以不慎哉。此乃孫卿所謂使智者謀之。與愚者論之。使修潔之士行之。與汙鄙之人疑之。欲其成功。可得乎哉。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於傾敗。況內懷姦利。承順顏旨。其爲禍患。不亦深乎。故孔子曰。君子或出。不仁者焉。未有小人而仁者。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積。無妨於正道。小人或時有小善。善不積。不足以立忠。今謂之善人矣。復慮其時有不信。何異夫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雖竭精神。勞思慮。其不可得。亦已明矣。夫君能盡禮。臣能竭忠。必有在乎內外無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爲道大矣哉。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昔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曰。此固非其善者。然亦無害於霸也。公曰。如何而害霸乎。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於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魏簡倫。良觀政要。作魏簡。新舊唐書同。曰。鼓之膏夫。簡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爲不取。穆伯曰。簡倫之爲人也。佞而不仁。若使簡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若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士。捨仁而爲佞。雖得鼓。將何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猶能慎於信任。遠避佞人也如此。況乎爲四海之大君。應千齡之上聖。而可使巍巍之盛德。復將有所間。然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勵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

而惡惡審罰而明賞則小人絕其邪佞君子自強不息無爲而化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於有罪賞不加於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錫祚允將何望哉

韋宏質妄議宰相疏

宰相有奸謀隱慝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業固是人主之柄非小臣所得干議古者朝廷之士尙各守官業思不出位況韋宏質賤人豈得以非所宜言上黷明主此是輕宰相矣後漢太學諸生頗干時政其時謂之處士橫議望陛下知其邪計從朋黨而來每事明察遏絕將來之漸則朝廷安靜邪黨自銷矣

論君子小人疏

臣聞爲人君者在乎善善而惡惡近君子而遠小人善善明則君子進矣惡惡著則小人退矣近君子則朝無秕政遠小人則聽不私邪小人非無小善君子非無小過君子小過則白玉之微瑕小人小善乃鉛刀之一割鉛刀一割良工之所不重小善不足以掩衆惡也白玉微瑕善賈之所不棄小疵不足以妨大美也善小人之小善謂之善善惡君子之小過謂之惡惡此則蒿蘭同臭玉石不分屈原所以沈江卞和所以泣血者也旣識玉石之分又辨蒿蘭之臭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此郭氏所以爲墟史魚所以遺恨者也陛下聰明神武天姿英睿志存汎愛引納多途好善而不甚擇人疾惡而未能遠佞又出言無隱疾惡太深聞人之善未或全信聞人之惡以爲必然雖有獨見之明猶恐理或未盡何則君子揚人

之善。小人訐人之惡。聞惡必信。則小人之道長矣。聞善或疑。則君子之道消矣。爲國家者。急於進君子而退小人。乃使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則君臣失序。上下否隔。亂亡不卹。將何以求治。且流俗常人心無遠慮。情在告訐。好言朋黨。夫以善相成。謂之同德。以惡相濟。謂之朋黨。今則清濁並流。善惡無別。以告訐爲誠直。以同德爲朋黨。以之爲朋黨。則謂事無可信。以之爲同德。則謂言皆可取。此君恩所以不結於下。臣忠所以不達於上。大臣不能辨正。小臣莫之敢論。遠近承風。混然成俗。非國家之福。非爲治之道。適足以長奸邪。亂視聽。使人君不知所信。臣下不得相安。若不遠慮。深絕其源。則後患未之息也。今之幸而未敗者。由乎君有遠慮。雖失之於始。必得之於終。故也。若時逢少墮。往而不返。雖欲悔之。必無所及。旣不可以傳諸後嗣。復何以垂法將來。且夫進善黜惡。施於人者也。以古作鑒。施於己者也。鑒貌在乎止水。鑒己在乎哲人。能以古之哲王。鑒於己之行事。則貌之妍媸。宛然在目。事之善惡。自得於心。無勞司過之吏。不假芻蕘之議。巍巍之功。日著。赫赫之名。彌遠。爲人君者。可不務乎。

論御臣之術

臣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則無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則無以齊萬國。萬國咸寧。一人有慶。必藉忠良作弼。俊又在官。則庶績其凝。無爲而化矣。故堯舜文武。見稱前載。咸以知人則哲。多士盈朝。元凱翼翼。巍巍之功。周召光煥。乎之美。然則四岳九官。五臣十亂。豈惟生之於曩代。而獨無於當今者哉。在乎求與不求。好與不好耳。何以言之。夫美玉明珠。孔翠犀象。大宛之馬。西旅之獒。或無足也。或無

情也。生於八荒之表，途遙萬里之外，重譯入貢，道路不絕者何哉？蓋由乎中國之所好也。況從仕者，懷君之榮，食君之祿，率之以義，將何往而不至哉？臣以爲與之爲忠，則可使同乎龍逢，比干矣。與之爲孝，則可使同乎曾參，子嚮矣。與之爲信，則可使同乎尾生，展禽矣。與之爲廉，則可使同乎伯夷，叔齊矣。然而今之羣臣，罕能貞白卓異者，蓋求之不切，勵之未精故也。若勛之以公忠，期之以遠大，各有職分，得行其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養，居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爲，因其材以取之，審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長，掩其所短，進之以六正，戒之以六邪，則不嚴而自勵，不勸而自勉矣。故說苑曰：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榮顯之處，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盡意，日進善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勵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爲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辭祿讓賜，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爲不諛，敢犯主之嚴顏，而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何謂六邪？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代浮沈，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內實險詖，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妒賢嫉能，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

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構亂於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輕爲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顯貴。如此者。賤臣也。六曰。諂主以邪佞。陷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使黑白無別。是非無間。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理。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記曰。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奸詐。然則臣之情僞。知之不難矣。又設禮以待之。執法以御之。爲善者蒙賞。爲惡者受罰。安敢不企及乎。安敢不盡力乎。國家思欲進忠良。退不肖。十有餘載矣。徒聞其語。不見其人。何哉。蓋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言之是。則出乎公道。行之非。則涉乎邪徑。是非相亂。好惡相攻。所愛雖有罪。不及於刑。所惡雖無辜。不免於罰。此所謂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者也。或以小惡棄大善。或以小過忘大功。此所謂君之賞不可以無功求。君之罰不可以有功免者也。賞不以勸善。罰不以懲惡。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賞不遺疏遠。罰不阿親貴。以公平爲規矩。以仁義爲準繩。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實。則邪正莫隱。善惡自分。然後取其實。不尙其華。處其厚。不居其薄。則不言而化。期月而可知矣。若徒愛美錦。而不爲人擇官。有至公之言。無至公之實。愛而不知其惡。憎而不知其善。徇私情以近邪佞。背公道而遠忠良。則夙夜不怠。勞神苦思。將求至理。不可得也。

論治道疏

臣聞君爲元首。臣作股肱。齊契同心。合而成體。已成不備。爲未成人。然則首雖尊高。必資手足以成體。君

雖明哲。必資股肱。以致治。禮云。人以君爲心。君以臣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萬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然則委棄股肱。獨任胸臆。具體成理。非所聞也。夫君臣相遇。自古爲難。以石投水。千載一合。以水投石。無時不有。其能開至公之道。申天下之用。內盡心膂。外竭股肱。和若鹽梅。固同金石者。非惟高位厚秩。在於禮之而已。昔周文遊於鳳凰之墟。襪系解。顧左右莫可使結者。乃自結之。豈周文之朝。盡爲俊乂。聖明之代。獨無君子哉。但知與不知。禮與不禮耳。是以伊尹有莘之媵。臣韓信。項氏之亡命。殷湯致禮。定王業於南巢。漢祖登壇。成帝統於垓下。若夏桀不棄於伊尹。項氏垂恩於韓信。豈肯敗已成之國。爲滅亡之虜乎。又微子骨肉也。受茅土於宋。箕子良臣也。陳洪範於周。仲尼稱其仁。莫有非之者。禮記稱魯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歟。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泉。無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如之何。晏子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曰。裂地以封之。疏爵而待之。有難不死。出亡不送。何也。晏子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而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忠也。春秋左氏傳曰。崔杼弑齊莊公。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親暱。誰敢任之。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孟子曰。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犬馬。臣視君如國人。君視臣如土芥。臣視

君如寇讎。雖臣之事君。無有二志。至於去就之節。尚緣恩施厚薄。然則爲人上者。安可以無禮於下哉。竊觀在朝羣臣。當樞機之寄者。或地鄰齊晉。或業預經綸。並立事立功。皆一時之選。處之衡軸。爲任重矣。任之雖重。信之未篤。信之不篤。則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則心懷苟且。心懷苟且。則節義不立。節義不立。則名教不興。名教不興。而可與固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又國家重惜功臣。不念舊惡。方之前聖。一無所間。然但寬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之心。不可以爲政。君嚴其禁。臣或犯之。況上啓其源。下必有甚。川壅而潰。其傷必多。欲使凡百黎元。何所措其手足。此則君開一源。下生百端。百端之變。無不動亂者。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若憎而不知其善。則爲善者必懼。愛而不知其惡。則爲惡者實繁。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然則古人之震怒。將以懲惡。當今之威罰。所以長好。此非堯舜之心。非禹湯之事。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孫卿子曰。君舟也。人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孔子曰。魚失水而死。水失魚則猶爲水也。故堯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慮之乎。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爲國之常也。爲理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以致理。其可得乎。又政貴有恆。不求屢易。今或責小臣以大體。或責大臣以小事。小臣乘非其據。大臣孰得其所守。大臣或以小過獲罪。小臣或以大體受罰。職非其位。罰非其罪。欲其無私。求其盡力。不亦難乎。小臣不可委以大事。大臣不可責以小罪。任以大官。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承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則以爲心不伏辜。不言也。則以爲所犯皆實。進退維谷。莫能自明。則苟免。

其禍大臣苟免。則譎詐萌生。譎詐萌生。則矯僞成俗。矯僞成俗。則不可以臻至理矣。又委任大臣。欲其盡力。每官有所避忌。不言。則爲不盡力。若舉得其人。何嫌於故舊。若舉非其任。何貴於疏遠。待之不盡誠信。何以責其忠恕哉。臣雖或有失之。君亦未爲得也。夫上之不信於下。必以爲下無可信。若必下無可信。則上亦有可疑矣。禮云。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上下相疑。則不可以言至理矣。當今羣臣之內。遠在一方。流言三至。而不投杼者。臣竊思度。未見其人。夫以四海之廣。士庶之衆。豈無一二可信之人哉。蓋信之則無不可。疑之則無可信者。豈獨臣之過乎。夫以一介愚夫。結爲交友。以身相許。死且不渝。況君臣契合。實同魚水。若君爲堯舜。則臣爲稷契。豈有遇小事則變志。見小利則易心哉。此雖下之立忠。未能明著。亦由上懷不信。待之過薄。之所致也。此豈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乎。以陛下之聖明。以當今之功業。誠能博求時俊。上下同心。則三王可追。而四五帝可俯而六矣。夏殷周漢。夫何足數焉。

理獄聽諫疏

臣聞道德之厚。莫尙於軒唐。仁義之隆。莫彰於舜禹。欲繼軒唐之風。將追舜禹之迹。必鎮之以道德。宏之以仁義。舉善而任之。擇善而從之。不擇善任能。而委之俗吏。旣無遠度。必失大體。惟奉三尺之律。以繩四海之人。欲求垂拱無爲。不可得也。故聖哲君臨。移風易俗。不資嚴刑峻法。在仁義而已。故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惠下以仁。正身以義。則其政不嚴而理。其教不肅而成矣。然則仁義理之本也。刑罰理之末也。爲理之有刑罰。猶執御之有鞭策也。人皆從化。而刑罰無所施。馬盡其力。則有鞭策無所用。由此言

之刑罰不可致理。亦已明矣。故潛夫論曰。人君之理。莫大於道德教化也。人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俗化者行也。末也。是以上君撫世。先其本而後其末。順其心而履其行。心情苟正。則姦慝無所生。邪意無所載矣。是故上聖無不務理人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道之以禮。務厚其性。而泯一作明。其情人相愛。則無相傷害之意。動思義。則無畜姦邪之心。若此。非律令所理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聖人甚尊德禮而卑刑罰。故舜先敕契以敬敷五教。而後任咎繇以五刑也。凡立法者。非以司人短而誅過誤也。乃以防姦惡而救禍患。檢淫邪而內正道。人蒙善化。則人有士君子之心。被惡政。則人有懷姦亂之慮。故善化之養人。猶工之爲勦鼓也。六合之人。猶一磨也。黔首之屬。猶荳麥也。變化云爲。在將者耳。遭良吏則懷忠信。而履仁厚。遇惡吏則懷姦邪。而行淺薄。忠厚積則致太平。淺薄積則致危亡。是以聖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也。德者所以循己也。威者所以理人也。人之生也。猶鑠金在鑪。方圓薄厚。隨鎔制耳。是故世之善惡。俗之厚薄。皆在於君世之主。誠能使六合之內。舉世之人。感忠厚之情。而無淺薄之惡。各奉公正之心。而無姦險之慮。則醇醞之俗。復見於茲矣。後王雖未能遵。專尚仁義。當慎刑卹典。哀敬無私。故管子曰。聖君任法不任智。任公不任私。故王天下。理國家。貞觀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於法。縱臨時處斷。或有輕重。但見臣下執論。無不忻然受納。人知罪之無私。故甘心而不怨。臣下見言無忤。故盡力以效忠。頃年已來。意漸深刻。雖開三面之網。而察見川中之魚。取捨在於愛憎。輕重由乎喜怒。愛之者。罪雖重而強爲之辭。惡之者。過雖小而深探其意。法無定科。任情以輕重。人有執論。疑之以阿僞。故

受罰者無所控告。當官者莫敢正言。不服其心。但窮其口。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又五品已上。有犯悉令曹司聞奏。本欲察其情狀。有所哀矜。今乃曲求小節。或重其罪。使人攻擊。惟恨不深。事無重條。求之法外。所加十有六七。故頃年犯者。懼上聞得付法司。以爲多幸。告訐無已。窮理不息。君私於上。吏姦於下。求細過而忘大體。行一罰而起衆姦。此乃背公平之道。乖泣辜之意。欲其人和訟息。不可得也。故體論云。夫淫泆盜竊。百姓之所惡也。我從而刑罰之。雖過乎當。百姓不以我爲暴者。公也。怨曠饑寒。亦百姓之所惡也。遁而陷之法。我從而寬宥之。百姓不以我爲偏者。公也。我之所重。百姓之所憎也。我之所輕。百姓之所憐也。是故賞輕而勸善。刑省而禁姦。由此言之。公之於法。無不可也。過輕亦可。私之於法。無可也。過輕則縱姦。過重則傷善。聖人之於法也。公矣。然猶懼其未也。而救之以化。此上古所務也。後之理獄者。則不然。未訊罪人。則先爲之意。及其訊之。則驅而致之意。謂之能不探獄之所由生。爲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爲制。謂之忠。其當官也能其事上也。忠則名利隨而與之。驅而陷之。欲望道化之隆。亦難矣。凡聽訟理獄。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權輕重之序。測淺深之量。悉其聰明。致其忠愛。疑則與衆共之。疑則從輕者。所以重之也。故舜命咎繇曰。汝作士。惟刑之恤。又復加之以三訊。衆所善。然後斷之。是以爲法。參之人情。故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而流俗拘愚。苛刻之吏。以爲情也者。取貨者也。立愛憎者也。右親戚者也。陷怨讎者也。何流俗小吏之情。與夫古人之懸遠乎。有司以此情疑之。羣吏人主以此情疑之。有司是君臣上下通相疑也。欲其盡忠立節難矣。凡理獄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爲主。不嚴訊。不旁求。不貴多端。

以見聰明。故律正其舉劾之法。參伍其辭。所以求實也。非所以飾實也。但當參伍明聽之耳。不使獄吏鍛鍊飾理。成辭於手。孔子曰。古之聽獄。求所以生之也。今之聽獄。求所以殺之也。故析言以破律。任案以成法。執左道以必加也。又淮南子曰。豐水之深十仞。金鐵在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而魚鼈莫之歸也。故爲上者。以苛爲察。以功爲名。以刻下爲忠。以訐多爲功。譬猶廣革。大則大矣。裂之道也。夫賞宜從重。罰宜從輕。君居其厚。百王通制。刑之輕重。恩之厚薄。見思與見疾。其可同日言哉。且法國之權衡也。時之準繩也。權衡所以定輕重。準繩所以正曲直。今作法貴其寬平。罪人欲其嚴酷。喜怒肆志。高下在心。是則捨準繩以正曲直。棄權衡而定輕重者也。不亦惑哉。諸葛孔明小國之相。猶曰。吾心如稱。不能爲人作輕重。況萬乘之主。當可封之日。而任心棄法。取怨於人乎。又時有小事。不欲人聞。則暴作威怒。以弭謗議。若所爲是也。聞於外。其何傷。若所爲非也。雖揜之何益。故諺曰。欲人不知。莫若不爲。欲人不聞。莫若勿言。爲之而欲人不知。言之而欲人不聞。此猶捕雀而揜目。盜鐘而揜耳者。祇以取誚。將何益乎。臣又聞之。無常亂之國。無不可理之人者。夫君之善惡。由乎化之薄厚。故禹湯以之理。桀紂以之亂。文武以之安。幽厲以之危。是以古之哲王。盡己而不以尤人。求身而不以責下。故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爲之無已。深乖惻隱之情。實啓姦邪之路。溫舒恨於曩日。臣亦欲惜所不用。非所不聞也。臣聞堯有敢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史。武有戒愼之銘。此則聽之於無形。求之於未有。虛心以待下。庶下之情達上。上下無私。君臣合德者也。魏武帝云。有德之君。樂聞逆耳之言。犯顏之諍。親忠臣厚諫士。斥讒

匿遠佞人者。誠欲全身保國。遠避滅亡者也。凡百君子。膺期統運。縱未能上下無私。君臣合德。可不全身保國。遠避滅亡乎。然自古聖哲之君。功成事立。未有不資同心。予違汝弼者也。昔在貞觀之初。側身勵行。謙以受物。蓋聞善必改。時有小過。引納忠規。每聽直言。喜形顏意。故凡在忠烈。咸竭其辭。自頃年海內無虞。遠夷攝服。志色一作盈滿。事異厥初。高談疾邪。而喜聞順旨之說。空論忠讜。而不悅逆耳之言。私嬖之徑。漸開。至公之道。日塞。往來行路。咸知之矣。邦之興衰。實由斯道。爲人上者。可不勉乎。臣數年已來。每奉明旨。深懼羣臣莫肯盡言。臣切思之。自比來人或上書。事有得失。惟見述其所短。未有稱其所長。又天居自高。龍鱗難犯。在於造次。不敢盡言。時有所陳。不能盡意。更思忠一作竭其道無因。且所言當理。未必加於寵秩。意或乖忤。將有恥辱隨之。莫能盡節。實由於此。雖左右近侍。朝夕階墀。事或犯顏。咸懷頽望。況疏遠不接。將何以極其忠款哉。又時或宣言云。臣下見事。祇可來道。何因所言。卽望我用。此乃拒諫之辭。誠非納忠之意。何以言之。犯主嚴顏。獻可替否。所以成主之美。匡主之過。若主聽則惑。事有不行。使其盡忠讜之言。竭股肱之力。猶恐臨事恐懼。莫肯效其誠款。若如明詔所道。便是許其面從。而又責其盡言。進退將何所據。欲必使乎致諫。在乎好之而已。故齊桓好服紫。而合境無異色。楚王好細腰。而後宮多餓死。夫以耳目之玩。人猶死而不違。況聖明之君。求忠正之士。千里斯應。信不爲難。若徒有其言。而內無其實。欲其必至。不可得也。

十漸疏

臣觀自古帝王受圖定鼎。皆欲傳之萬代。貽厥孫謀。故其垂拱巖廊。布政天下。其語道也。必先淳樸而抑浮華。其論人也。必貴忠良而鄙邪佞。言制度也。則絕奢靡而崇儉約。談物產也。則重穀帛而賤珍奇。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後。多反之而敗俗。其故何哉。豈不以居萬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已逆。所爲而人必從。公道溺於私情。禮節虧於嗜欲。故也。語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非行之難。終之斯難。斯言信矣。伏惟陛下。年甫弱冠。大拯橫流。削平區宇。肇開帝業。貞觀之初。時方克壯。抑損嗜欲。躬行節儉。內外康寧。遂臻至治。論功則湯武不足方。語德則堯舜未爲遠。臣自擢居左右。十有餘年。每侍帷幄。屢奉明旨。常許仁義之道。守之而不失。儉約之志。終始而不渝。一言與邦。斯之謂也。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而頃年已來。稍乖曩志。敦樸之理。漸不克終。謹以所聞。列之如左。陛下貞觀之初。無爲無欲。清靜之化。遠被遐荒。考之於今。其風漸墮。聽言則遠。超於上聖。論事則未踰於中主。何以言之。漢文晉武。俱非上哲。漢文辭千里之馬。晉武焚雉頭之裘。今則求駿馬於萬里市。珍奇於域外。取怪於道路。見輕於戎狄。此其漸不克終一也。昔子貢問理人於孔子。孔子曰。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遵之。則吾讎也。若何其無畏。故書曰。人爲邦本。本固邦寧。爲人上者。奈何不敬。陛下貞觀之始。視人如傷。恤其勤勞。愛人猶子。每存簡約。無所營爲。頃年已來。意在奢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已來。未有由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也。何有逆畏其驕逸。而故欲勞役者哉。恐非興邦之至言。豈安人之長算。此其漸不克終二也。陛下貞觀之初。損己以利物。至於今日。縱欲以勞人。卑儉之迹。歲改。

驕奢之情日異。雖愛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於心。或時欲有所營。慮人致諫。乃云。若不爲此。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復爭。此直意在杜諫者之口。豈曰擇善而行者乎。此其漸不克終三也。立身成敗。在於所染。蘭芷鮑魚。與之俱化。慎乎所習。不可不思。陛下貞觀之初。砥礪名節。不私於物。惟善是與。親愛君子。疏斥小人。今則不然。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則不見其非。遠之則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則不聞而自疏。不見其非。則有時而自昵。昵近小人。非致理之道。疏遠君子。豈興邦之義。此其漸不克終四也。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人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弗育於國。陛下貞觀之初。動遵堯舜。捐金抵璧。反樸還淳。頃年已來。好尚奇異。難得之貨。無遠不臻。珍玩之作。無時能止。上好奢靡。而望下敦樸。未之有也。未作滋興。而求豐實。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其漸不克終五也。貞觀之初。求賢如渴。善人所舉。信而任之。取其所長。恆恐不及。近歲已來。由心好惡。或衆善舉而用之。或一人毀而棄之。或積年任而用之。或一朝疑而遠之。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迹。所毀之人。未必可信於所舉。積年之行。不應頓失於一朝。君子之懷。蹈仁義而宏大德。小人之性。好讒佞以爲身謀。陛下不審察其根源。而輕爲之臧否。是使守道者日疏。干求者日進。所以人思苟免。莫能盡力。此其漸不克終六也。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視。事惟清靜。心無嗜欲。內除畢弋之物。外絕畋獵之源。數載之後。不能固志。雖無十旬之逸。或過三驅之禮。遂使盤遊之娛。見譏於百姓。鷹犬之貢。遠及於四夷。或時教習之處。道路遙遠。侵晨而出入。夜方還。以馳騁爲歡。莫慮不虞之變。事之不測。其可救乎。此其漸不

克終七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然則君之待臣，義不可薄；陛下初踐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達，咸思竭力，心無所隱。頃年已來，多所忽略，或外官充使，奏事入朝，思親闕廷，將陳所見，欲言則顏色不接，欲請又恩禮不加，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聰辯之略，莫能申其志款，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亦難乎？此其漸不克終八也。傲不可長，欲不可縱，樂不可極，志不可滿，四者前王所以致福，通賢以爲深誠。陛下貞觀之初，孜孜不息，屈己從人，恆若不足，頃年已來，微有矜放，恃功業之大，意蔑前王，負聖智之明，心輕當代，此傲之長也。欲有所爲，皆取遂意，縱或抑情從諫，終是不能忘懷，此欲之縱也。志在嬉遊，情無厭倦，雖未全妨政事，不復專心治道，此樂將極也。率土乂安，四夷款服，仍遠勞士馬，問罪遐裔，此志將滿也。親狎者阿旨而不肯言，疏遠者畏威而莫敢諫，積而不已，將虧聖德，此其漸不克終九也。昔陶唐成湯之時，非無災患，而稱其聖德者，以其有始有終，無爲無欲，遇災則極其憂勤，時安則不驕不逸，故也。貞觀之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攜負老幼，來往數千，曾無一戶逃亡，一人怨苦，此誠由識陛下矜育之懷，所以至死無攜貳。頃年已來，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之徒，下日悉留，和雇正兵之輩，上番多別驅使，和市之物，不絕於鄉閭，遞送之夫，相繼於道路，既有所弊，易爲驚擾，脫因水旱，穀麥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寧帖，此其漸不克終十也。臣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人無毀焉，妖不妄作，伏惟陛下統天御寓，十有三年，道洽寰中，威加海外，年穀豐稔，禮教聿興，比屋喻於可封，菽粟同於水火，暨乎今歲，天災流行，炎氣致旱，乃遠被於郡國，凶醜作孽，忽近起於穀下，夫天何言哉，垂象示誠，斯

誠陛下驚懼之辰。憂勤之日也。若見誠而懼。擇善而從。同周文之小心。追殷湯之罪己。前王所以致理者。勤而行之。今時所以敗德者。思而改之。與物更新。易人視聽。則寶祚無疆。普天幸甚。何禍敗之有乎。然則社稷安危。國家理亂。在於一人而已。當今太平之基。旣崇極天之峻。九仞之積。猶虧一篑之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王可爲而不爲。微臣所以鬱結而長歎者也。臣誠愚鄙。不達事機。略舉所見十條。輒以上聞。聖聽。伏願陛下採臣狂瞽之言。參以芻蕘之議。冀千慮一得。衰職有補。則死日生年。甘從斧鉞。

魏鄭公文集卷二

請陪送葬建成元吉表與王珪同上

臣等昔受命太上委質東宮出入龍樓垂將一紀前宮結釁宗社得罪人神臣等不能死亡甘從夷戮負其罪戾置錄周行徒竭生涯將何上報陛下德光四海道冠前王陟岡有感追懷常棣明社稷之大義申骨肉之深恩卜葬二王遠期有日臣等永維疇昔忝曰舊臣喪君有君雖展事君之禮宿草將列未申送往之哀瞻望九原義深凡百望於葬日送至墓所

明堂議

明堂之作其所由來遠矣爰自軒唐逮乎秦漢有損有益或同或異記述參差莫能詳究今稽諸古訓參以舊圖其上圓下方複廟重屋百慮一致異軫齊歸暨當塗膺籙未遑斯禮典午聿興無所取則裴頠以諸儒持論異端蜂起是非舛互靡所適從遂乃以人廢言祇爲一殿宋齊則仍其舊梁陳遵而不改雖嚴配有所祭饗不匱求之典則道實未宏何者夏禹哲王致美於祭服周公大孝備物於宗祀聖人設教夫豈徒哉然則身處卑宮神居重屋斯豈苟求壯麗崇飾華侈固亦致孝尊親之道因高事天之義求其遠趣非無深旨蓋以神本虛元無聲無臭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旣杳冥而莫測故廣表之度罔知夫孝因心生禮緣情立心不可極故備物以表其誠情無以盡故飾宮以廣其敬宣尼美歎意在茲乎自五帝迄今

代有損益。宮室制度。每越舊章。重屋規模。獨虧前典。文祖過土階之儉。世宗踰卑宮之陋。配天致極。理必未安。伏惟陛下。以上聖之英靈。承皇天之眷命。一六合而光宅。得萬國之歡心。九譯之貢。既承明堂之位。仍闕永言。殷薦誠感。自中。臣等親奉德音。預參大議。思竭塵露。增崇山海。凡聖人有作。義重隨時。萬物斯覩。事資通變。若據蔡邕之說。則至理失於文繁。若依裴頠所爲。則大體傷於質略。求之精理。未臻厥中。今之所議。非無用捨。請爲五室重屋。上圓下方。既體有則象。又事多故實。下室備布政之居。上堂爲祭天之所。人神不雜。禮亦宜之。其高下廣袤之規。几筵尺丈之度。則並隨時立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不必師古。圖像備陳。決之聖慮。廓千載之疑議。爲百王之懿範。不使泰山之下。惟聞黃帝之法。汶水之上。獨稱漢武之圖。則通乎神明。庶幾可俟。子來經始。成之不日。謹議。

朝臣被推劾期以上親不宜停侍衛入內議

竊以刑辟之設。世輕世重。防奸慮禍。異代同歸。傳曰。舜之誅也。殛鯀。其舉也。與禹。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此乃哲王盛德。稱之自遠。爰逮近古。漸爲深防。刑人不在君側。雖著禮經。子孫緣於父祖。猶無定式。故張湯伏辜。安世爲漢朝名相。嵇康就戮。延祖爲晉室忠臣。是知君有刑臣之道。下無讎天之義。至於子孫。方之昆弟。愛敬不同。非無等級。考之刑憲。參詳古今。科條既殊。節文又異。量輕重以原情。因親疏以定制。疏而不漏。簡而易從。示無私之心。坦至公之路。論德則可大。爲法則可久。不失理。不害義。因循弗革。竊爲未允。至若被推劾者。期以上親。不許入內。此由罪狀初發。君怒未息。父子兄弟。義不自安。上展睿聖之心。

下申恐懼之意。且不聽入。未爲失理。依舊不改。亦非乖謬。謹議。

嫂叔舅服議與合孤德恭等同議

臣竊聞之。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別同異。明是非者也。非從天降。非從地出。在人情而已矣。人道所先在。乎敦睦九族。九族敦睦。由乎親親。以近及遠。親屬有等差。故喪紀有降殺。親疏有九。服術有六。隨恩以薄厚。稱情以立文。舅之於姨。雖爲同氣。推之於母。輕重相懸。何則。舅爲母之本宗。姨乃外戚。他族求之母族。姨不預焉。考之經文。舅誠爲重。故周王念齊。每稱舅甥之國。秦伯懷晉。實切渭陽之詩。今在舅服止一時。爲姨居喪五月。徇名喪實。逐末棄本。此古人之情。或有未達。今之損益。實在茲乎。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近之也。嫂叔之無服。蓋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居者。則爲之期。未嘗同居。則不爲服。從母之夫。舅之妻。二人相爲服。或曰同爨。總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則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故知制服雖繁於名文。蓋亦緣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恩若所生。分饑共寒。契闊偕老。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也。則曰推而遠之。求之本原。深所未喻。若推而遠之爲是。則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爲是。則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宏都則竭誠致感。馬援則見之必冠。孔伋則哭之爲位。此並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豈非先覺者乎。但於其時。上無哲王。禮非下之所議。遂使深情鬱於千載。至禮藏於萬古。其來久矣。豈不惜哉。今屬

欽明御宇。光華再旦。五禮詳洽。一物無遺。猶且永念慎終。凝神遠想。以爲尊卑之敝。雖煥乎大備。喪紀之制。或情理未除。爰命秩宗。詳議損益。臣等奉遵明旨。觸類旁求。採摭羣經。討論傳記。或損其有餘。益其不足。使無文之禮。咸秩敦睦之情。畢舉變薄俗於既往。垂篤義於將來。信六籍所不能談。超百王而獨得者也。其損益之事。備陳如左。謹按高祖父母。舊服齊衰三月。請加爲齊衰五月。適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爲期。衆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子同爲大功。九月。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服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舊服總麻。請與從母同服小功五月。謹議。

象古建侯未可議

臣聞三代之利。建藩屏保。又皇家兩漢之大。啓山河。同獎王室。故楚國不恭。齊桓有召陵之師。諸呂構難。朱虛奮北軍之謀。九鼎絕而復安。諸侯傲而還肅。比夫秦之孤立。子弟爲匹夫。魏氏虛名。藩捍若圉。豈可同年而語哉。至於同憂共樂之談。百足不僵之義。曹問六代。陸機五等。論之詳矣。陛下發明詔。封五等。事雖盡善。時卽未遑。何也。自隋氏亂離。百殃俱起。黎元塗炭。十不一存。始蒙聖帝。敷至仁以流宏澤。沐春風而霑夏雨。一朝棄之。爲諸侯之隸。衆心未定。或致逃亡。其未可一也。旣立諸侯。當建社廟。禮樂文物。儀衛左右。頓闕則理必不安。竊修則事有未暇。其未可二也。大夫卿士。咸資祿俸。薄賦則官府困窮。厚斂則人不堪命。其未可三也。王畿千里。征稅不多。至於貢賦所資。在於侯甸之外。今並分爲國邑。京師府藏。必虛。諸侯朝宗。無所取給。其未可四也。今燕秦趙代。俱帶蕃夷。黠羌旅拒。匈奴未滅。追兵內地。遠赴邊庭。不

堪其勞。將有他變。難安易動。悔或不追。其未可五也。原夫聖人舉事。貴在相時。時或未可。理資通變。敢進芻蕘之議。惟明主擇焉。謹議。

賞舊左右議

昔晉文反國。爰議從亡之賞。漢皇定鼎。先說入蜀之功。太宗兆協大橫。未忘代邸之舊。光武符膺赤伏。猶念潁川之勤。此一霸三王。名高前代。豈溺情於近習。曲私於一物哉。蓋理有必然。義不得已也。書曰。人惟求舊。左右等攀附鱗翼。多歷歲年。入參社稷之守。出爲羈紲之僕。冒犯鋒鏑。契闊險難。或力盡鞏甲。恩澤莫霑。或身沒戰場。子孫未錄。羣議不息。實由於此。今時來有運。天門已開。故攀柱之歡未絕。積薪之歎尙深。若不申此大通。疑考之羣望。介之推高潔。猶未免言。臣等慮不及遠。輒申狂瞽。伏惟深察。悚慄謹議。

魏鄭公文集卷二

羣書治要序

竊惟載籍之興。其來尚矣。左史右史。記事記言。皆所以昭德塞違。勸善懲惡。故作而可紀。薰風揚乎百代。動而不法。炯戒垂乎千祀。是以歷觀前聖。撫運膺期。莫不懷乎御朽。自強不息。朝乾夕惕。義在茲乎。近古皇王。時有撰述。並皆包括天地。牢籠羣有。競採浮豔之詞。爭馳迂誕之說。聘末學之傳聞。飾雕蟲之小技。流蕩忘反。殊塗同致。雖辯周萬物。愈失司契之源。術總百端。彌乖得一之旨。皇上以天縱之多才。運生知之睿思。性與道合。動妙幾神。元德潛通。化前王之所未化。損己利物。行列聖所不能行。瀚海龍庭之野。並爲郡國。扶桑若木之域。咸襲纓冕。天地成平。外內禔福。猶且爲而不恃。雖休勿休。俯協堯舜。式遵稽古。不察貌乎止水。將取鑒乎哲人。以爲六籍紛綸。百家踳駁。窮理盡性。則勞而少功。周覽汎觀。則博而寡要。故爰命臣等。採摭羣書。翦截浮放。光昭訓典。聖思所存。務乎政術。綴敘大略。咸發神衷。雅致鉤深。規摹宏遠。網羅政體。事非一日。若乃欽明之后。屈己以救時。無道之君。樂身以亡國。或臨難而知懼。在危而獲安。或得志而驕居。業成以致敗者。莫不備其得失。以著爲君之難。其委質策名。立功樹惠。真心直道。亡軀殉國。身殞百年之中。聲馳千載之後。或大奸巨猾。轉日迴天。社鼠城狐。反白作黑。忠良由其放逐。邦國因以危亡者。咸亦述其終始。以顯爲臣不易。其立德立言。作訓垂範。爲綱爲紀。經天緯地。金聲玉振。騰寶飛英。雅

論微猷嘉言美事。可以宏獎名教。崇太平之基者。固亦片善不遺。將以丕顯皇極。至於母儀嬪則懿后良妃。參徽猷於十亂。著深誠於辭輦。或傾城哲婦。亡國豔妻。候晨雞以先鳴。待舉烽而後笑者。時有所存。以備勸戒。爰自六經。迄乎諸子。上始古帝。下盡晉年。凡爲五袞。合五十卷。本求治要。故以治要爲名。但皇覽徧略。隨方類聚。名目互顯。首尾淆亂。文義斷絕。尋究爲難。今之所撰。異乎先作。總立新名。各全舊體。欲令見本知末。原始要終。並棄彼春華。採茲秋實。一書之內。牙角無遺。一事之中。羽毛咸盡。用之當今。足以殷鑒前古。傳之來葉。可以貽厥孫謀。引而申之。觸類而長。蓋亦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庶宏茲九德。簡而易從。觀彼百王。不疾而速。崇巍巍之盛業。開蕩蕩之王道。可久可大之功。並天地之貞觀。日用日新之德。將金鏡以長懸矣。其目錄次第編之如左。

諸王善惡錄序

觀夫膺期受命。握圖御宇。咸建懿親。藩屏王室。布在方策。可得而言。自軒分二十五子。舜舉十六族。爰歷周漢。以逮陳隋。分裂山河。大啓磐石者衆矣。保乂王家。與時升降。或失其土宇。不祀忽諸。然考其盛衰。察其興滅。功成名立。咸資始封之君。國喪身亡。多因繼體之后。其故何哉。始封之君。時逢草昧。見王業之艱阻。知父兄之憂勤。是以在上不驕。夙夜匪懈。或設醴以求賢。或吐飧而接士。故甘忠言之逆耳。得百姓之歡心。樹至德於生前。流遺愛於身後。暨乎子孫繼體。多屬隆平。生自深宮之中。長居婦人之手。不以高危爲憂懼。豈知稼穡之艱難。矜近小人。疏遠君子。綢繆哲婦。傲很明德。犯義悖禮。淫荒無度。不尊典憲。僭差

越等恃一顧之權寵。便懷匹嫡之心。矜一事之微勞。遂有無厭之望。棄忠貞之正路。蹈姦宄之迷途。復諫
違下。往而不返。雖梁孝。齊問之勳庸。淮南。東河一作東之才俊。摧摩霄之逸翮。成窮轍之涸鱗。棄桓文之
大功。就梁董之顯戮。垂爲明戒。可不惜乎。皇帝以聖哲之姿。拯傾危之運。耀七德以清六合。總萬國而朝
百靈。懷柔四荒。親睦九族。念華萼於棠棣。寄維城於宗子。心乎愛矣。靡日不思。爰命下臣。考覽載籍。博求
鑒鏡。貽厥孫謀。臣輒竭愚淺。稽諸前訓。凡爲藩爲翰。有國有家者。其興也必由於積善。其亡也皆在於積
惡。故知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然則禍福無門。吉凶由己。惟人所召。豈徒然哉。今錄自
古諸王。行事得失。分爲善惡。各爲一篇。名曰諸王善惡錄。欲使見善思齊。足以揚名不朽。聞惡能改。庶得
免乎太過。從善則有譽。改過則無咎。興亡是繫。可不勉與。

與徐世勣書

自隋末亂離。羣雄競逐。跨州連郡。不可勝數。魏公起自叛徒。奮臂大呼。四方響應。萬里風馳。雲合霧聚。衆
數十萬。威之所被。將半天下。破世充於洛口。摧化及於黎山。方欲西蹈咸陽。北陵元闕。揚旌瀚海。飲馬渭
川。翻以百勝之威。敗於奔亡之虜。固知神器之重。自有所歸。不可以力爭。是以魏公思皇天之乃睠。入函
谷而不疑。公生於擾攘之時。感知己之遇。根本已拔。確乎不動。鳩合遺散。據守一隅。世充以乘勝餘勇。息
其東略。建德因侮亡之勢。不敢南謀。公之英聲。足以振於今古。然誰無善始終之慮。難去就之機。安危大
節。若策名得地。則九族蔭其餘輝。委質非人。則一身不能自保。殷鑒不遠。公所聞見。孟賁猶豫。童子先之。

知幾其神。不俟終日。今公處必爭之地。乘宜速之機。更事遲疑。坐觀成敗。恐凶狡之輩。先人生心。則公之事去矣。

爲李密檄滎陽守郇王慶文

早挹芳猷。未諧披展。甚爲翹佇。興寢增勞。寒勢轉嚴。比得清吉。及處危城。無乃憂悴。自猜狂嗣。位多歷歲。年剝削黔黎。塗毒天下。瓊室瑤臺之麗。未極驕奢。糟邱酒池之荒。非爲淫亂。加以違忠臣之諫。從婦人之言。殺戮忠良。科稅無已。是以蝟毛而起。豹變其文。共舉義旗。同翦凶虐。今者屯營鞏洛。開發太倉。賑恤饑羸。或從充健。吳戈電照。隸首算而無窮。冀馬雲屯。宏羊計而難盡。是以八方並湊。萬里俱來。莫不期入關。以亡秦。爭渡河而滅紂。東窮海岱。南泊江淮。凡厥遺黎。承風慕義。唐公起兵黎_{疑作}陽。軍臨潁岸。三秦父老。千里犒師。協義同心。共爲犄角。元寶藏武陽。興義卽取黎陽。燕趙之郊。來蘇成詠。惟滎陽一郡。仍獨守迷。爰以宗盟。尙疑銜璧。敬陳鍼藥。冀愈膏肓。夫微子紂之長兄。親實爲重。項伯籍之季父。戚乃非疏。然其去朝歌而處周。背西楚而歸漢。豈不眷戀宗祊。留連骨肉。但爲識寶鼎之遷移。知神器之先改。河決不可壅。樹顛不可維。所謂元覽通人。明鑒君子者矣。而王之先代。家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族。只爲宿與隋朝。頗有勳舊。遂得預霑磐石。名在葭葦。婁敬之與漢高。殊非血允。呂布之於董卓。良異天親。芝焚蕙歎。事不同此。又王之昏主。心若豺狼。儲忿同胞。乃甚沈閔。惟勇及諒。咸罄甸師。魏文之毒。任城漢武之鳩。河獻假使宗祧。是一疏不問親。況乃族類爲非。有何疑阻。王之爲臣。無所獻納。不能曲突徒薪。除煩去惑。致令

四海鼎沸。百姓亂麻。高壘深溝。自固而已。藩屏之寄。豈若是乎。欲免大責。其可得也。爲王計者。莫若舉城從義。開門送款。識幾知變。足爲美談。乃至子孫。長守富貴。今王世充屢被摧破。偷存漏刻。段達等東都窘迫。自救無聊。世充朝亡。彼便夕死。又江都荒酣酒色。流湏忘歸。內外崩離。人情怨憤。上江米船。皆被抄截。士卒飢餒。半粟不充。事切析骸。義均煮弩。舉烽火於驪山。諸侯莫至。浮膠船於漢水。還日未期。近得朱粲啓詞。銳師百萬。已破襄陽。總帥熊羆。沿流東下。剋期指日。定滅江都。分項籍於五侯。切王莽於千段。王獨守孤城。援絕千里。餽糧之計。僅有月餘。弊卒之多。才盈數百。何以恃賴。欲相抗拒。求枯魚於市肆。卽事未遙。因歸雁以運糧。竟知何日。然城中豪傑。王之腹心。思殺長吏。將爲內應。只恐禍生七首。疊起蕭牆。枉以七尺之形。徒償千金之購。可爲寒心。可爲酸鼻者也。今貔貅百萬。馬首欲東。惟待王世充破了。鼓行東邁。梯衝亂舞。鼓角潛鳴。笑虢叔之死焉。悲襄陽之噍類。南陽守齧。封侯之事。杳然東門。逐獵臨刑之歎。何晚深相愛惜。裂帛裁書。幸可三思。自求多福。

砥柱山銘

仰臨砥柱。北望龍門。茫茫禹迹。浩浩長春。

九成宮醴泉碑銘

維貞觀六年。孟夏之月。皇帝避暑於九成之宮。此則隋之仁壽宮也。冠山抗殿。絕壑爲池。跨水架楹。分巖竦闕。高閣周建。長廊四起。棟宇膠葛。臺榭參差。仰視則葢蓋百尋。下臨則崢嶸千仞。珠璧交映。金碧相輝。

照灼雲霞。蔽虧日月。觀其移山迴澗。窮泰極侈。以人從欲。良足深尤。至於炎景流金。無鬱蒸之氣。微風徐動。有淒清之涼。信安體之佳所。誠養神之勝地。漢之甘泉。不能尚也。皇帝爰在弱冠。經營四方。逮乎立年。撫臨億兆。始以武功。一海內。終以文德。懷遠人。東越青邱。南踰丹徼。皆獻琛奉贄。重譯來王。西暨輪臺。北拒元闕。並地列州縣。人充編戶。氣淑年和。邇安遠肅。羣生咸遂。靈貺畢臻。雖藉二儀之功。終資一人之慮。遺身利物。櫛風沐雨。百姓爲心。憂勞成疾。同堯肌之如腊。甚禹足之胼胝。鍼石屢加。腠理猶滯。爰居京室。每弊炎暑。羣下請建離宮。庶可怡神養性。聖上愛一夫之力。惜十家之產。深閉固拒。未肯俯從。以爲隋氏舊宮。營於曩代。棄之則可惜。毀之則重勞。事貴因循。何必改作。於是斲彫爲樸。損之又損。去其太甚。葺其頽壞。雜丹堊以砂礫。間粉壁以塗泥。玉砌接於土階。茅茨續於瓊室。仰觀壯麗。可作鑒於既往。俯察卑儉。足垂訓於後昆。此所謂至人無爲。大聖不作。彼竭其力。我享其功者也。然昔之池沼。咸引谷澗。宮城之內。本乏水源。求而無之。在乎一物。既非人力所致。聖心懷之不忘。粵以四月甲申朔。旬有六日己亥。上及中宮。歷覽臺觀。閒步西城之陰。躊躇高閣之下。俯察厥土。微覺有潤。因而以杖導之。有泉隨而湧出。乃承以石檻。引爲一渠。其清若鏡。味甘如醴。南注丹霄之右。東流度於雙闕。貫穿青瑣。縈帶紫房。激揚清波。滌蕩瑕穢。可以導養正性。可以激瑩心神。鑒映羣形。潤生萬物。同湛恩之不竭。將元澤之常流。匪惟乾象之精。蓋亦神靈之寶。謹按禮緯云。王者刑殺當罪。賞錫當功。得禮之宜。則醴泉出於闕庭。鷦冠子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醴泉出。瑞應圖曰。王者純和。飲食不貢獻。則醴泉出。飲之令人壽。東觀

漢紀曰。光武中元元年。醴泉出於京師。飲之者痼疾皆愈。然則神物之來。實扶明聖。既可獨茲沈痼。又將延彼遐齡。是以百辟卿士。相趨動色。我后固懷撝挹。推而弗有。雖休勿休。不徒聞於往昔。以祥爲懼。實取驗於當今。斯乃上帝元符。天子令德。豈臣之末學所能丕顯。但職在記言。屬茲書事。不可使國之盛美。有遺典策。敢陳實錄。爰勒斯銘。其詞曰。維皇撫運。奄壹寰宇。千載應期。萬物斯覩。功高大舜。勤深伯禹。絕後光前。登三邁五。握機蹈矩。乃聖乃神。武克禍亂。文懷遠人。書契未紀。開闢不臣。冠冕並襲。琛贄咸陳。大道無名。上德不德。元功潛運。幾深莫測。鑿井而飲。耕田而食。靡謝天功。安知帝力。上天之載。無臭無聲。萬類資始。品物流形。隨感變質。應德效靈。介焉如響。赫赫明明。雜遝景福。葳蕤繁祉。雲氏龍官。龜圖鳳紀。日含五色。鳥呈三趾。頌不輟工。筆無停史。上善降祥。上智斯悅。流謙潤下。潺湲皎潔。萍旨醴甘。冰凝鏡澈。用之日新。挹之無竭。道隨時泰。慶與泉流。我后夕惕。雖休勿休。居崇茅宇。樂不般遊。黃屋非貴。天下爲憂。人玩其華。我取其實。還淳反本。代文以質。居高思墜。持滿戒溢。念茲在茲。永保貞吉。

唐故邢國公李密墓誌銘

觀乎天造草昧之初。有聖經綸之始。原鹿逐而猶走。瞻鳥飛而未定。必有異人開出。命世挺生。負問鼎之雄圖。鬱拔山之壯氣。控御英傑。鞭撻區窟。志逸風飈。勢傾海岳。或一丸請封函谷。或八千以割鴻溝。夏殷資以興亡。楚漢由其輕重。懋功墮乎既立。奇策敗於垂成。仰龍門以摧鱗。望天池而墜翼。求之前載。豈代有其人者哉。公諱密。字元邃。隴西成紀人。自種德降祉。宏道垂風。導碧海之長瀾。竦閭峰之遙構。家傳餘

慶明哲繼軌。論文德則弼諧舜禹。語武功則經綸秦漢。其餘令聞令望。且公且侯。垂翠綏拖。鳴玉者。蓋亦
者。舊未得盡傳。良史莫能詳載矣。曾祖弼。周太師。上柱國。衛公。祖曜。周太保。魏公。父寬。隋上柱國。大將軍。
涼州總管。蒲山郡公。並匡周之美。呂望愧其嘉謀。平吳之功。杜預慚其遠略。公渥洼龍種。丹穴鳳雛。降列
象之元精。稟成形之秀氣。雲生五色。一日千里。起家左親衛府東宮千牛備身。趨馳武帳。輝映廊廡。出入
龍樓。光生道路。隋文帝精華已竭。義不斷恩。始開陵長之源。將致覆宗之禍。公見幾而作。謝病言歸。優游
經史。晦明藏用。風塵靡雜。賓友簡通。交必一時之俊。談必霸王之略。尙書令景武公楊素。匡岸峻峙。天資
宏亮。壁立千仞。直上萬尋。嗣關西之孔子。追陝東之姬旦。深謀遠鑒。獨步當時。公年甫弱冠。時人未許。景
武一見風神。稱其傑出。乃命諸子從而友焉。並結以始終之期。申以死生之分。暨有隋二世。肆虐黔首。三
象霧塞。五岳塵飛。妖災所臻。匪惟血落星隕。怨譴所動。寧止石言鬼哭。轍迹徧於天下。徭戍窮於海外。冤
魂塞宇宙。白骨蔽原野。墳壟發掘。城郭邱墟。萬里蕭條。人煙斷絕。公與楚公協契。共拯橫流。未息溟海之
波。幾及昆岡之火。亡自道中。竄身草澤。奮臂大呼。羣雄嚮起。豹變梁楚。鳳翔鞏洛。據敖庾而塞轅轅。登太
行而臨白馬。九服諸侯。四方豪傑。或跨州連郡。或稱帝圖王。合從締交。爭亡秦族者。莫不驅茲青犢。背彼
黑山。擊長轂以雷奔。望高旗而電集。不期而會者。以百千數。遂大開幕府。肇啓霸圖。敷七德以宣威。掩八
紘而取俊。鱗羽畢萃。草澤無遺。於是發人文以化之。播仁義以乘之。應時機以鼓之。總羣策以決之。九野
風馳。六合雷駭。彈壓趙燕。振驚江漢。世充甚昆陽之敗。煬帝同望夷之禍。化及師殲於黎陽。建德稽顙於

河朔七國之地。四爲我有。五都之所。三在域中。胡騎千羣。長戟百萬。飲馬則河洛可竭。作氣則嵩華自飛。近無不懷。遠無不肅。聲溢寰宇。威懾華夷。屬人神乏主。以天下爲己任。荒裔佇來蘇之望。遺黎有息肩之所。雖實下民伊賴。然非上帝所臨。壯志展於人謀。雄圖屈於天命。始先鳴於大樹。終垂翅於羣孽。乃眷西顧。舉茲東夏。載驅周道。來謁承明。帝曰念功。降茲休命。上柱國邢國公。拜光祿卿。公威雖未振。主自爲謀。蓋當世舊部先附。多出其右。故吏後來。或居其上。懷漁陽之憤憤。恥從吳耿後列。同淮陰之怏怏。羞與絳灌爲伍。負其智勇。頗不自安。俄屬元帥秦王。經營瀛洛。亦親承祕策。率卒先行。旣出雞鳴之關。方次休牛之塞。詔命施號。更盡嘉謀。公想雲夢之僞遊。慮青衣之詐反。心辭魏闕之下。志在江湖之上。慕范蠡之高蹈。追赤松之遠遊。熊耳峯危。羊腸路險。降吳不可。歸蜀無路。短兵旣接。修途已窮。陰陵失道。詎展拔山之力。騅馬不逝。徒切虞兮之歌。臨陣喪元。時年三十有七。故吏上柱國黎陽總管。曹國公徐世勣等。表請收葬。有詔許焉。公體質貞明。機神警悟。五行一覽。半而十年。雅善書劍。尤精文史。輕一夫之勇。學萬人之敵。至於三令五申之法。七縱七擒之功。出天入地之奇。拔幟擁沙之策。莫不動如神化。應變無窮。負縱橫之才。遇風雲之會。望紫氣以驥首。凌扶搖而振翮。總不召之衆。問獨夫之罪。從我如流。三分將二。遂有囊括四海之志。併吞六合之心。旣而神器有歸。朝宗天闕。率從義之旅。爲勤王之師。更以名重自疑。功高是懼。將遠遊以避難。翻途窮而及禍。惜乎高鳥未盡。良弓遽折。敵國猶梗。謀臣已喪。天子過細柳以興嗟。聞鼓鼙而軫慮。雅重事人之節。方申詔葬之禮。粵以武德二年某月日。葬於黎陽山西南五里之平原。禮也。故

吏徐世勣等。或同嬰世網。共涉艱難。感意氣於一言。託風雲於千載。所恨並發唐代。不列元凱之功。俱爲漢臣。獨漏山河之誓。是以慟深欒布。悲甚向雄。慮陵谷之推移。勒斯銘於泉戶。庶使神遊楚國。無慚項羽之臣。魂往齊都。不愧田橫之冢。乃爲銘曰。

如馬唐臣。猶龍周史。宏道百世。邁德千祀。帶地深源。極天峻峙。玉種逾潤。蘭芳不已。成形騰氣。成象降精。餘慶鍾美。惟公挺生。少表奇智。早擅英聲。符采發越。志略縱橫。隋道方衰。始開陵長。視茲兆亂。緬然長想。閉關晦迹。招弓莫往。盤桓利居。不嬰世網。運居道消。時逢改卜。朱旗爰止。素靈已哭。野戰羣龍。馳走原鹿。競窺周鼎。爭亡秦族。時遭螻屈。運偶鳳翔。劬勞百戰。經營四方。振蕩六合。牢籠八荒。始開楚霸。終基漢王。羣雄並起。莫恢王度。聖人旣作。皇天乃顧。爰自東夏。言遵西路。來擬寶融。寵逾英布。爵窮五等。位登九棘。帷幄參謀。高衢聘力。海運方遠。圖南未極。縱壑摧鱗。摩天墜翼。熊耳失路。新安殞身。長男喪楚。少女留秦。驚魂靡託。反葬何因。列樹松楸。惟餘故人。

道觀內柏樹賦并序

元壇內有柏樹焉。封植營護。幾乎二紀。枝幹扶疏。不過數尺。籠於衆草之中。覆乎叢棘之下。雖磊落節目。不改本性。然而翳蒼蒙龍。莫能自申達也。惜其不生高峯。臨絕壑。籠日月。帶雲霞。而與夫擁腫之徒。雜糅茲地。此豈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者哉。有感於懷。喟然而賦。其詞曰。

覽大鈞之播化。察草木之殊類。雨露清而並榮。霜雪霑而俱悴。惟九九之庭柏。稟自然而醇粹。涉青陽不

增其華。歷元英不減其翠。原斯木之攸挺。植新甫之高岑。干霄漢以上秀。絕無地而下臨。籠日月以散彩。俯雲霞而結陰。邁千祀而逾茂。秉四時而一心。靈根再徙。茲庭爰植。高節未彰。貞心誰識。旣雜沓乎衆草。又蕪沒乎叢棘。匪王孫之見知。志耿介其何極。若乃春風起於蘋末。美景麗乎中園。水含苔於曲浦。草鋪露於平原。成蹊花亂。幽谷鶯喧。徒耿然而自撫。謝桃李而無言。至於日窮於紀。歲云暮止。飄蓬亂驚。愁雲疊起。冰凝無際。雪飛千里。願衆類之颯然。鬱亭亭而孤峙。貴不移於本性。方有儷乎君子。聊染翰以寄懷。庶無虧於善始。

魏鄭公詩集一卷

五郊樂章唐書樂志曰和祀五方上帝五郊樂祀黃帝降神和奏宮音出皇迎帝行用大和舒登
武舞用凱安帝降神和飲福壽和送文舞出
奏角音祀赤帝降神和奏徵音太祀白帝降神和奏商音和祀黑帝降神和

黃帝宮音

黃中正位含章居貞既彰六律兼和五聲畢陳萬舞乃薦斯牲神其下降永祚休平

肅和

渺渺方輿蒼蒼圓蓋至哉樞紐宅中圖大氣調四序風和萬籟祚我明德時雍道泰

雍和

金懸夕肆玉俎朝陳饗薦黃道芳流紫辰迺誠迺敬載享載禋崇薦斯在惟皇是賓

舒和

御徵乘宮出郊甸安歌率舞遞將迎自有雲門符帝賞猶持雷鼓答天成

青帝角音

鶴雲旦起鳥星昏集律候新風陽開初蟄至德可饗行潦斯挹錫以無疆烝人乃粒

肅和

元鳥司春蒼龍登歲節物變柳光風轉蕙瑤席降神朱弦饗帝誠備祝嘏禮殫珪幣

雍和

大樂稀音至誠簡禮文物棣棣一作斯聲名濟濟六變有成三登無體迺眷豐絜恩覃愷悌
笙歌籥舞屬年韶鷺鼓鼉鐘展時豫調露初迎綺春節承雲邊踐蒼霄馭

赤帝徵音

青陽告謝朱明戒序延長是祈敬陳椒醕博碩斯薦笙鏞備舉庶盡肅恭非馨稷黍

肅和

離位克明火中宵見峯雲暮起景風晨扇木槿初榮含桃可薦芬馥百品鏗鏘三變

雍和

昭昭丹陸帝帟炎方禮陳牲幣樂備籥簧瓊羞溢俎玉醑浮觴恭維正直歆此馨香

舒和

千里溫風飄絳羽十枚炎景勝朱干陳觴薦俎歌三獻拊石縱金會七盤

白帝商音

白藏應節天高氣清歲功既阜庶類收成萬方靜謐九土和平馨香是薦受祚聰明

肅和

金行在節。素靈居正。氣肅霜嚴。林凋草勁。豺祭隼擊。潦收川鏡。九穀已登。萬箱流詠。

雍和

律應西成。氣躔南呂。珎幣咸列。笙竽備舉。苾苾蘭羞。芬芬桂醕。式資宴貺。用調霜序。

舒和

璿儀氣爽。驚緹籥。玉呂灰飛。含素商。鳴鞞奏管。芳羞薦。會舞安歌。葆眊揚。

黑帝羽音

嚴冬季月。星迴風厲。享祀報功。方祚來歲。

肅和

律周回一作玉琯。星回周一作金度。次極陽烏。紀窮陰兔。火林霰雪。陽泉凝沍。八蜡已登。三農息務。

雍和

陽月斯紀。應鐘在候。載挈牲粢。爰登俎豆。既高既遠。無聲無臭。靜言格思。惟神保佑。

舒和

執籥持羽。初終曲。朱干玉鉞。始分行。七德九功。咸已暢。明靈降福。具穰穰。

享太廟樂章

唐書樂志曰。貞觀中享太廟樂。獻皇祖宣簡公。九變辭同。皇帝行用太和。元登酌聖用肅和。迎俎用雍和。獻皇祖宣簡公。皇祖懿王。同用長發之舞。

皇帝用大成之舞。高祖用大明之舞。皇帝飲福。用壽和。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武舞用凱安。徹俎用雍和。送神用永和。其太和凱安。辭同冬至園丘。

永和

於穆烈祖。宏此丕基。永言配命。子孫保之。百神既洽。萬國在茲。是用孝享。神其格思。

肅和

大哉至德。允茲明聖。格于上下。聿遵誠敬。嘉樂斯登。鳴球以詠。神其降止。式隆景命。

雍和

崇茲享祀。誠敬兼至。樂以感靈。禮以昭事。粢盛咸絜。牲牷孔備。永言孝思。庶幾不匱。

長發舞。唐會要曰。貞觀十四年。詔用顏師古。許敬宗議。皇祖宣簡公。並奏長發之舞。取詩云。滂哲惟商。長發其祥也。

滂哲惟唐。長發其祥。帝命斯祐。王業克昌。配天載德。就日重光。本枝百代。申錫無疆。

大基舞

猗與祖業。皇矣帝先。翦商德厚。封唐慶延。在姬猶稷。方晉滌宣。基我鼎運。于斯萬年。

大成舞

周穆王季。晉美帝文。明明盛德。穆穆齊芬。藏用四履。屈道參分。鏗鏘鐘石。載紀鴻勳。

大明舞。唐會要曰。貞觀十四年。詔用顏師古等議。高祖廟奏大明之舞。取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詩有大明之篇。稱文王有明德也。

五紀更運。三正遞升。勳華既沒。禹湯勃興。神武命代。靈睭是膺。望雲彰德。察緯告徵。上紐天維。下安地軸。

徵師涿野萬國咸服。偃伯靈臺九官允穆。殊域委贄懷生介福。大禮既飾大樂已和。黑章掇囿赤字浮河。功宣載籍德被詠歌。克昌厥後百祿是荷。

壽和

八音斯奏三獻畢陳寶祚惟永輝光日新。

舒和

聖敬通神光七廟靈心薦祚和萬方嚴禋克配鴻基遠明德惟馨鳳歷昌。

雍和

於穆清廟聿修嚴祀四縣載陳三獻斯止籩豆徹薦人祇介祉神惟格思錫祚不已。

永和

肅肅清祀烝烝孝思薦享昭備虔恭在茲雍歌徹俎祝嘏陳辭用光武志永固鴻基。

賦西漢

本傳云太宗幸洛陽燕翠臣積翠池酒酣命各賦一事徵賦西漢卒云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帝曰徵言未嘗不約我以禮

受降臨軹道爭長趣鴻門驅傳渭橋上觀兵細柳屯夜宴經柏谷朝遊出杜原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

暮秋言懷

首夏別京輔杪秋滯三河沈沈蓬萊閣日夕鄉思多霜翦涼階蕙風捎幽渚荷歲芳坐淪歇感此式微歌。

述懷

一作出

中原初還一作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杖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繫南粵。憑軾下東藩。鬱紆陟高岫。出沒望平原。古木鳴寒鳥。一作雁。空山啼夜猿。既傷千里目。還驚九折一作逝。魂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

奉和正日臨朝應詔

百靈侍軒后。萬國會塗山。豈如今睿哲。邁古獨光前。聲教溢四海。朝宗引百川。鏘洋鳴玉珮。灼燦耀金蟬。淑景輝雕輦。高旌揚翠煙。庭實超王會。廣樂盛鈞天。既欣東日戶。一作東戶日。復詠南風篇。願奉光華慶。從斯億萬年。

謹按唐藝文志。魏徵集二十卷。國朝全唐文作三卷。茲加核對。凡文之已見諫錄者。不復登。仍爲三卷。全唐詩有詩一卷。今錄之。并增刊於諫錄之後。至若諫納元吉妃數條。雖散見各書。而原錄均未載及。豈以其事涉猥褻。而故遺之歟。文貞生隋唐之際。好縱橫之學。其事原不必深論。惟出處大節。不容或昧。若文貞者。責之以不知擇主。則可。罪之以輔導無狀。亦可。惟謂之爲忘主事仇。則不可。何也。唐之天下。高祖之天下也。唐之百官。高祖之百官也。所任太子洗馬。亦高祖之太子洗馬。建成烏得而私之。雖宮僚府僚。當時皆所自辟。而父在子不得自尊。卽君在臣不得有二。奉身而退。正也。歸心帝室。亦正也。太宗朝。命公爲太子太師。承乾之亂。未聞以其事晉王而議之也。新書云。皓皓者。易汗。嶢嶢者。難全。豈或然耶。光緒十三年丁亥五月下旬。王灝謹識。